

京尘幻影录

下

張恨水
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张恨水 著

京尘幻影录

下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尘幻影录 (上、下) / 张恨水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5059-4847-4

I. 京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8227 号

书 名	京尘幻影录 (上、下)
作 者	张恨水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俊茂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600 千字
印 张	22.5
插 页	10 页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847-4/I · 3801
定 价	32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次

上

楔 子	风月双清落花如梦 沧桑一劫影事成图	(1)
第 一 回	抱膝吟诗邀梅卧雪 唱筹奏凯剪纸飞蛙	(19)
第 二 回	咏到黄花策骏归去 烧残红烛引凤来仪	(34)
第 三 回	妙舌翻澜客惊四座 灵丹化水炉通千金	(66)
第 四 回	草草规模裱糊政策 花花世界裙带衣冠	(106)
第 五 回	罗刹雌风英雄短气 故宫禾黍遗老兴悲	(138)
第 六 回	拂旦笙歌城真不夜 匡时文字客笑忧天	(175)
第 七 回	人静公衙棋消永昼 文成官样帜树丰年	(214)
第 八 回	省鼠都空霞光散彩 弦歌久辍几案生尘	(250)
第 九 回	歧路终迷熏莸同器 高轩乍过鸡犬皆仙	(277)

- 第十回 泉水出山终成画虎 (320)
豺狼当道空帆泥云

下

- 第十一回 柳暗花明一篇旧帐 (355)
旗收鼓息半夕狂欢
- 第十二回 好事多磨乞怜一饭 (396)
为官有道约法三章
- 第十三回 酌酒高谈尊贤以爵 (440)
倾囊暗送莫逆于心
- 第十四回 尽夕联欢只谈风月 (466)
凭栏兴叹如此江山
- 第十五回 象忽渡河楸枰绝技 (498)
雀能食饼竹战奇兵
- 第十六回 大蠹高张公团请愿 (533)
重金广集寿典投资
- 第十七回 老命轻抛家倾酷吏 (582)
阉威大振党号夫人
- 第十八回 系铃解铃一牌登仕 (629)
以水济水五日回槎
- 第十九回 富而可求将军卖卜 (668)
事原难谅皂隶弹冠
- 第二十回 北海樽翻群英袖手 (694)
《南华经》在一士回头

柳暗花明一篇旧账 第十一回 旗收鼓息半夕狂欢

却说戚总理骂了一声忘恩负义的东西，闵良玉以为是骂他，吓了一跳，只得远远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，脸也不向这边正望着。戚总理继续说道：“他这次外出，全是我的力量。现在我危急起来，发一个通电，他都不响应一下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我看他的官，又能做几时。这种过河拆桥的人，没有别的法子对待他，只望人家将来也拆他的桥，让他感到拆桥的痛苦。”闵良玉仔细一听，知道不是骂自己，才敢抬起头来，但是身上的里衣，已经粘在背上，给汗湿透了。

戚总理坐在左边一张软椅上，所有来参加会议的人，分两边，随便在他以下两个位子坐起，都侧着身子向上，没有作声，听戚总理说话。戚总理说完，余怒兀自未息，口里衔着一根翡翠烟嘴，略微偏着头，两只手却拢着放在怀里，沉默着不说话。立时十几个人鸦雀无声的，都不敢说什么。有一两个人，忍不住咳嗽，却都用手捂着嘴，把头偏到一边去出声。戚总理斜对面的便是杨心田。因望着他说道：“今日下午，接到的两通电，你们都看见了。那个样子，情形似乎有些转机。现在第一着，我们是要极力筹笔款子，把政费开消一次。即便下台，我们也不要无办法地下台。”杨心田道：“心田也是这样想，现在正把那笔煤油矿借款，努力进行。大概这个星期，就可望签字，”戚总理道：“你只管进行，外面那些浮言，不要去管他。你想这矿我们不抵押给外人，自己就能开采吗？自己既不能开采，押了出去，多少总可以有点收入，岂不比把一座矿产当着废物放在那里好些。”

说着，回过头来，对萧雨辰道：“那些议员，他们为什么也在里面捣乱？要起岁费来，左一封公式，右一回代表，不断地和政府麻烦。政府说没钱，就叫政府设法。而今正设法弄钱，他们又从中阻碍。反说什么卖国，什么丧权。钱他们也要，好人他们也做，这议员真是可以当。”说毕，冷笑了一声。萧雨辰道：“反正他们不能开会，私人资格在外面闹，让他闹去。”戚总理道：“不是那样说。我们的空气，本来就不很好，现在他们今日一个意见书，明日一个通电，天天闹得不歇，究竟有些讨厌。”萧雨辰笑道：“我看这事没有什么问题，每个人发他二百元岁费，风声自然会平息的。”戚总理昂着头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议员里面，有个姓包的，不是和你很好吗？这回反对煤油矿借款，就是他主动，这些议员真不讲交情。”高伟民听说，笑了一笑，戚总理看见，便问高伟民道：“伟民，你笑什么？”高伟民道：“不讲交情的人，岂但是议员。”说时，眼睛不觉地对闵良玉看了一眼。

闵良玉明知他的意思，是指着任延良的事，未免有些局促不安，便轻轻咳嗽了两声，走到一边案几旁去喝茶。原来这戚总理是闵良玉的长亲，闵良玉一直做到总长，都是戚总理提拔所致。所以他虽身居阁员，对于戚总理是有些畏怯的。戚总理见他今天老是不得劲的样子，便道：“我看良玉，今天有些个不痛快，又有什么事故发生了吗？再不然是输了钱？”闵良玉被这一问，脸上越发要红起来。背着大家在茶几边喝茶，定了一定心，才回转脸来搭讪着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戚总理摇着头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不对吧？总有点事情不如意，或者又是你们太太和你办交涉。”

闵良玉怕戚总理只管追问，高伟民一说出来，老大不方便，只得含糊答道：“是的。”戚总理将那翡翠烟嘴在嘴里取出来，在椅子靠上，轻轻地敲着烟灰，将眉毛皱着道：“唉！家庭的事难说哟。大局怎么样糟，都不愁没有法子收拾。家庭一糟起来，那是没有法子的。”幸亏戚总理叹了这口长气，才把闵良玉的事情，敷衍过去。他也插嘴说道：“刚才总理说，我们或去或留，就在这几日内。趁这个时候，把财政问题定出一个办法来，自然是上着。议员呢，不能开会，随他去

吧。”大家听了他这话，心想这都是人家说过去了的，要你重新捡起来说一回，有什么意思。

魏叔恭他是戚总理的秘书长，和在座的程子敬，都是谋士一流，先前大家议论，他们不作声，后来议论完了，魏叔恭便道：“我们既然要进行借款，态度要十分沉默，不要有一个慌张的样子露出来。对那边西欧公司的代表，通知一个信让他出京，到天津去。外面一定会说，煤油矿借款已经破裂了。再过两天，就是星期六，烦成伯、心田到天津去走一趟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天津签字。签字以后，我们可以先得三十万磅垫款，马上存到国内银行里去。一面开出议员的发费支票，一面发宣传费，让制造空气方面，都有钱到手。钱既送出去，一星期的空气，是可以和缓的。我们就在那个时候，趁机会把借款案件宣布。这事情，一定可以办过去的。到了那时，我们已经有了钱了，再做第二步打算，就不怕了。”

戚总理口里衔着翡翠烟嘴，拢着衫袖，靠在椅子背上，偏着头静听魏叔恭说话。魏叔恭说完了，戚总理点点头，又略微摇一摇头，没有作声。程子敬接上说道：“叔恭说的是。至于南海方面，所以和我们过不去，也无非是想在财政上活动活动。我们就忍痛再拨一笔给他，要他切实发一个挽留的电，以免他钱到了手，又来要二次。”戚总理听到说南海，刚才那稍微有点笑容的面色，慢慢地又庄重起来，抽完了一根烟卷，接上又抽一根。程子敬见他如此，也没有往下说，抿着嘴咳嗽两声。程子敬隔座是萧毅然，萧毅然隔座是光求旧，也都咳嗽了两声。戚总理道：“他们真是压迫我们过甚，就是这三个月工夫，除了派代表来交涉不算，大概催款的电报，总在二十通以上，平均是几天一个电报？而且我们也不是不应酬，有总是付，何以逼得这样紧？”便问杨心田道：“我们一齐付了多少款子了？”杨心田道：“大概总在三百六七十万。”戚总理道：“你看这还算少吗？那地方的支出，有比这笔账还大的？”

萧雨辰见戚总理态度这样激昂，心里却捏着一把汗。心想，若是南海方面知道这个消息，越发的不帮忙，这倒阁的声浪，怕只有高无

已了。便道：“这班人哪里可以和他讲理？我们只一方面敷衍款子，一方面说出中央的窘况来，请他自己斟酌数目。”戚总理忽然地站了起来，背着手，来去走了两步，然后坐下说道：“这种局面，怎样干得下去？他要来，让他来吧。”魏叔恭知道戚总理的为人，是非常能受压迫的。今天的态度迥异从前，恐怕此老别有人撑腰，所以如此强硬，有心要探一个实在，便道：“南海前天要款的电报，还没答复，何不就复它一电，探探它的意思？”戚总理抽着烟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好吧，你拟一个电报给我看看。唉，实在呢，他们那种理，向谁也说不过去。中国不亡则已，若是亡了，他们要负一大半责任。哼！我看你们不顾一切，要到几时？”魏叔恭见他果然强硬异常，便到旁一间小屋子里去，用纸拟了一个电稿。那电报却是依着戚总理的态度拟的。拟好了，便交给戚总理。他接过来一看，那电文是：

电悉，需款迫急，自属实情，苟可为力，岂容袖手？然待援之电，疆吏频来，无米之炊，中央独执。揆之人情，既不能堪，衡之事实，殊无以应。君等国家重寄，兴亡与共，艰巨之任，当不容责诸一人……

戚总理看到这里，忽然笑起来，便对魏叔恭道：“怎么样，你呆气发起来了么？这种电报发出去，岂不是自画催命符，要大家搬家出京。”魏叔恭道：“原是根据总理今日的意思拟的。”戚总理捧着电稿在手上踌躇了一会儿，没有作声。半晌，稿子交给魏叔恭道：“电报还是客气一点好，上衔就写南海弟吧。”魏叔恭道：“那么我们还是照极力想法一方面说。”戚总理道：“那样就好。”程子敬因为说了一遍拨款的话，戚总理大不高兴，正觉收不转来。而今见戚总理的话，不过是银样蜡枪头，心里倒有些好笑，便道：“电报呢，固然是要复的。详细的情形，似乎还要派一个人去说才好。”

戚总理道：“能派人去一趟，那是很好的。不过除了你，没有和南海感情再好些的。”程子敬道：“总理的意思怎么样？若是认为有派人

前去之必要，子敬可以再去跑一趟。”戚总理道：“很好，就是这样办吧。”戚总理说完这话，自退回上房去了，临走的时候，说道：“你们仔细商量一个办法，再来告诉我吧。”这一场会议，本是戚总理召集的，一点办法没商量出来，戚总理倒先退席了，不过他虽不在此，大家说话，却自由多了，会议开了两小时，决定大家继续地干，一面请高伟民注意外面空气。

会议散席之后，闵良玉对高伟民道：“时候还早，不过一点钟呢，要不要到十二号去坐一坐？”原来这十二号，是一家火柴公司经理的住宅。这经理叫龙德水，乃是戚总理的儿子戚十爷的亲戚。因为戚十爷常借他这里请客，无形中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俱乐部。他们戚系的人物，每晚常在这里聚会。这时闵良玉说要到十二号去，高伟民猜他还有事约着要说，便道：“也好，我陪你去坐一坐。”闵良玉道：“那么，我坐你的汽车去吧。坐在车上，也好谈话。”高伟民道：“可以，要走走走。”

他们这样说着，客厅里的茶房，早已通知出去，叫汽车夫开车。二人出门，坐上汽车，闵良玉就先说道：“老大哥，你怎样在老总面前戳我的痛脚？”高伟民装糊涂道：“什么事，没有啊。”闵良玉微笑道：“怎样没有，你不是跟着老总说话，暗暗地影射姓任的那桩事情吗？”高伟民道：“没有的话，这是你多心。”闵良玉道：“我想认点晦气，让他占些便宜吧。明天我拿一两百块钱来，派人送去，让他去吧。”高伟民道：“本来呢，一二百块钱，是很小的事，就是白舍了，也没关系。据派去调查的人回来说，那人情形苦得很，你就多给些钱吧。”闵良玉道：“是，能够省些麻烦，多花几个钱，也不算什么。”谈了一会，汽车已到了十二号。下车进去，便一直到他们自己相会的内客厅去。只见杨心田、程子敬，已先行在座了。闵良玉道：“刚才一转眼不见你们，你们倒先来了。”

回头一看，戚十爷坐在一张沙发椅上，左右两边，坐着两个油头粉面的女子。一个撅着嘴坐在那里，一个只望十爷这边紧靠。身子一扭一扭的，鼻子里哼着道：“就是今天吧，不要明天了。”闵良玉对那

个哼着的女子道：“风琴，你又是什么事撒娇，要糖吃吗？”风琴道：“人家有几笔账，逼的不得了，请十爷想一点法子呢。”闵良玉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是要钱用啦，那很容易，你请十爷把你娶过来，钱就有得用了。”风琴笑道：“闵总长，你不要笑我们了，我们那有那个福气呀。”高伟民又对那个撅着嘴的女子道：“翠仙，你又是为什么发气？”翠仙鼓着嘴道：“十爷专骗我们，说了今日给我们支票，又约明日，明日来了，又有明日呢。”十爷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这样说，我倒成了一个赖债的人了。”正笑时，只见风琴手上拿一张纸条，站起来跑到一边去，拍着手道：“得了，得了，我只要这些吧。”十爷皱着眉毛道：“老二，不要胡闹，你怎样在我这里摸去了？那是公款。”风琴把纸条往衣袋里一塞，身子一扭，笑着说道：“我不管。”闵良玉笑道：“十爷何苦又把他们开心。像前回小青得的那种支票一样，你老人家暗中加了一个不付款的记号，让人家空喜欢一场。”

戚十爷和闵良玉打了一个照面，已经会意，只微笑了一笑。风琴偷看着戚十爷的脸色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便将那张字纸递给闵良玉，却站在他面前，挡着戚十爷过来。因问闵良玉道：“闵总长请你看一看，这上面也有那个记号没有？”闵良玉一看，原来是张窄副六行宣纸信笺，上写着凭条交付来人大洋四千元，此致烟酒银行，某年月日重记。这正是戚十爷开的亲笔支票，和银行发给存户的印刷支票，还要加增一倍信用，便笑着对风琴道：“傻孩子，你又受骗了，这是一张废纸呢。十爷开支票，数目字都是大写的，这个四字，是小写的，哪里兑得到钱呢？”说罢，一手便将支票交给戚十爷。

戚十爷将支票接到手里，往袋里一塞，对风琴说道：“这实在是公款，不能动，回头我给你开一张支票得了。”风琴这才知道受了骗，心里不住地骂闵良玉杀千刀。心想你要巴结上司，哪里没有巴结的法子，却要刻苦我们。想到这里，脸上马上变了色。戚十爷也觉自己过于拘执一点，未免给这两位爱人难堪，便对程子敬道：“刚才我给你的两张支票，你交还我吧。”程子敬笑道：“红十字会和贫儿院，催了十几回了，这个钱应该给他们，耽搁不得了。”戚十爷道：“不要紧，你暂时

借我用一用，明日我就还你。”

程子敬见戚十爷已说出了口，不忍做那煞风景的事，便将两张支票掏出来，交给戚十爷。戚十爷到手，一秒钟也不曾停留，马上分开来，一张给了凤琴，笑道：“你是红十字会。”又一张给了翠仙，说道：“你是贫儿院。”凤琴一看，都是一千元一张的支票，笑道：“十爷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”戚十爷道：“这是我的捐款，人家讨了整个月哩，我还没有交给人家，你现在捞去了，你不是红十字会吗？现在你们得了钱了，不要麻烦我了，应该烧两口烟，给我过过瘾吧。”说毕，一只手拉一个，就一阵风似的，到里面屋子里烧鸦片烟去了。闵良玉摇头道：“十爷的钱只有他们要得到。这风声放出去，恐怕明天又有人来和他找麻烦了。”杨心田笑道：“他愿意花，你要干心痛什么？你不帮人家的忙，你倒打破人家的买卖。”

闵良玉听了这话，忽然想起一桩事，便扭着杨心田的手道：“来，我有句话和你商量。”说时，二人便坐到客厅犄角的一张沙发椅上来。闵良玉低声说道：“你提起买卖，我真记起一笔买卖来了。那个西藏殖边军的军饷，共欠三四年，他们那个代表，屡次和我商量，要求你和他想一点法子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越发低了，说道：“扣头尽管重些，他倒不拘执。”杨心田道：“现在正式的军饷，还有欠到两三年的。这种有名无实的边防军，谁去管他。我就报账，也开销不出去，至少人家要说我不知缓急。”闵良玉道：“难道边防的军事，比内部的军事还轻些吗？”

杨心田道：“照理说，边防是国家大问题，自然值得注意，但是在事实上说，大家都在内部谋生活，谁管什么边防，还要什么殖边军？”闵良玉道：“我们也不说官话，我们也不谈事实，我们只谈我们的买卖。你拨别处的款子，恐怕至多是四六扣，你若愿意和他们帮忙，无论如何，可以打对扣。这人情还不是落得做？”杨心田微笑道：“对扣？别人手里多着呢。不过我接手以后，我是有一笔算一笔，没有干过这些事罢了。既然这事是你介绍，我就帮一点忙，也不算什么。可是有一层要考虑，你想，西藏的军饷，都照发了，中央的军饷，怎样按捺得

住？总得另想一个法子，塞住各方的嘴，以免援例。”闵良玉道：“有什么法子呢？”杨心田眼睛对四围一转，笑道：“过两天再说吧。”他便起身向别处去了。

那高伟民究不失为侦察机关的领袖，他见闵良玉和杨心田拉到一边唧唧咕咕说了一阵，仿佛又有什么西藏中央几句话，可以听见，便猜准了四五成，是关于边务的款项问题，便就着问闵良玉道：“你因为心田正在进行借款，在他那里埋下伏笔吗？”闵良玉心虑，不能一口否认，便道：“是笔不相干的小款子，有人托我疏通他，把这笔款子拨了。”高伟民见他说话支吾，不便往下问。不过心里想着，你两人既勾结起来办，当然不是小数目，我且在一边守着，只要你两下买卖成了，我少不得在内里分你一笔。主意想定，也就自向一边去。说道：“外边有人打牌，我看牌去。有事我们明日再通电话吧。”闵良玉随口答应着，因为他这句话说得太含混，不知道是指着任延良那个问题，还是指刚才这桩事，心下倒有些怀疑。当晚回去，便拿了二十块钱，一张火车免票，交给他的马弁，吩咐明口一早送到杏花村，交给一个姓任的，叫他赶快回家。马弁将钱吞下了，将免票，也交给一个朋友，托他去卖钱。

到了次日，马弁带着十几位弟兄，戒装佩刀，直走到杏花村来。不问三七二十一，便要掌柜的交出任延良来。掌柜的见他们下马入门气焰如虹的样子，还敢说什么，只得引着他们，和任延良见面。马弁便道：“我们总长吩咐下来，你是奸细，不许你在北京停留。你赶快将东西收拾好，马上到车站去。”任延良见他们板着面孔，瞪着眼睛，先有三分害怕，便道：“叫我走，我就走，但是我没有钱打火车票。”马弁道：“那我们不管。你怎样来的，你还怎样回去。别废话了，快些收拾。”说着把身子凑上前来，简直有要打的样子。任延良那敢再作声，一阵风似地，把行李收起。

他们这些弟兄，倒有几分义气，替他将东西拿出大门，又替他雇好一辆车子，把任延良拥上车去。客栈里掌柜跑了出来，拉住车子说道：“任先生，你该我的账，全没有给，就这样走吗？”马弁走过来，掀开

掌柜的手，复又把双手使劲一推，掌柜的摔了个狗吃屎。马弁骂道：“混蛋！人家盘缠都没有，你还要和他讨账。”说毕，便喝着车夫道：“走！”几个人不容分说，簇拥着车子走了。他们用三四人押着任延良进了火车站，又要他上车。任延良再三哀求道：“老总，我实在没有钱打票，怎样上车？”押的人说：“我们管得着吗？不走，你就预备挨揍。”

可怜任延良，委委屈屈，只好上车，预备查票的来了，再来讲情。这里马弁回去见了闵良玉，就说钱也交出去了，车票也交出去了。闵良玉哪里知道内中的情形，还夸奖他办事敏捷呢。闵良玉办完了任延良这桩事，就想起西藏那笔军饷案子，便打了电话，将那个西藏代表过有才请到家里来见面。闵良玉因对他说道：“你所要求我的事情，我和杨总长商量过一回，据他说，这种边防款项，向来是不管的。若是边防都拨了款，中央军队都可以援例，这事就扩大了。”过有才道：“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形，但是前次已回禀了总长，不敢望多，只要有个一月两月的，点缀一下子那就很可以的了。”

闵良玉想了一想，以下的话，却又不好说。因为领款打扣头，这虽是公开的事，向来总长本人是不直接办的，都是由总务厅长出面办理。现在这个事，他又不直接和发款方面要钱，乃是托甲部总长，向乙部总长疏通。这个扣头，乙部总长落下去了，甲部又要分，再添上个总务厅长，多少也要沾润些，分的人就太多了。若是不要总务厅长出来吧？料想杨心田照老规矩行事，决计是不出面的。回头授受两方，都是次等角色，介绍人仅是整个儿的总长，又不好意思。盘算了许久，得了一个主意，便对过有才道：“这笔款就是可以办到，恐怕也要费许多手续，我那有许多工夫，来管这种闲事？这样吧，我指给你一个人，阁下去同他办吧。”过有才道：“诸事都望总长玉成，总长怎样说怎样好，就请总长将人指定，有才马上去就领教。”闵良玉道：“也不忙在一天，请阁下明天到舍下来一趟，我叫指定那人，在这儿等你。”过有才又说了一番感谢的话，便告辞走了。

过有才去后，闵良玉便对听差道：“你把贾舅老爷请来。”听差去了一会，贾舅老爷来了。一进门，远远地挨着门站着，不敢过来，眼睛

的视线，不向闵良玉对面射来，只望着闵良玉穿的一只鞋子，嘴里轻轻地问道：“姐夫要买什么？”闵良玉骂道：“没有出息的东西！你这一辈子，都只替我和你姐姐买些零碎就算了吗？”贾舅老爷不敢作声，呆呆地站着。闵良玉道：“你也应该争一口气，替我做一两件正经事情，迟早也好混出去，不能老跟我。”贾老爷想道：倒霉，又是叫我来碰钉子，心里这样想着，口里依旧不敢说出什么来，只是鼻子里哼了一阵。闵良玉道：“你过来啊，这种神头鬼脸的就不像办大事的，何怪我一见你就生气。贾舅老爷从小就在姐夫家里长大的，姐姐不在面前，姐夫说一，他不敢说二。这时闵良玉叫他过来，他就过来，侧着身子，坐在闵良玉对面。

闵良玉道：“我找你也非别事，有一笔款子，有人托我接洽，我派你去办。”说着，就把西藏代表过有才领款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因道：“数目多少，这要看那边总务厅长怎样说，我们倒也不必帮那一边，按那一边，只望多处说得了。第一要记得的，就是扣头，他们若是五扣，我们也要五扣，他们若是要七扣，我们也要七扣，这个是一点不能含糊的。至于领钱的话，杨总长自会开支票送给我，你可以不必问。这可不是公事，你不要指望什么车费应酬费。”

贾舅老爷听一句答应一句，未敢有什么驳回。闵良玉道：“我已经约了那过代表明天到我家里来，你可以和他谈谈，回头便一块儿去见那边的总务厅长解豹。那解豹人是很厉害的，你说话，得留心，别露了马脚。他接洽这些事，都是在他三姨太太公馆里，你先打一个电话问问，厅长在那里没有，然后再去。他那里不叫解宅，电话里叫合心公司。”贾舅老爷听说，都答应了。

到了次日，贾舅老爷照着闵良玉的吩咐，先在公馆里等着。一会儿过有才来了，贾舅老爷便请他在客厅里会面。刚谈不到三句话，听差便来说总长请。贾舅老爷让过有才坐着，便自己到上房里来见闵良玉。闵良玉道：“那西藏代表来了吗？”贾舅老爷说：“来了。”闵良玉道：“没有别事，就是你不要对他说，你是我的亲戚。你和他接洽，可以用个人的关系，分润一点。这分来的钱，我不要你的，就算预支了

我的津贴。有多少,算多少,我在津贴上扣吧。”贾舅老爷道:“知道了,还有别的事吗?”闵良玉道:“没有别的事,你去吧。”

贾舅老爷复身走到外面客厅里来,对过有才道:“敝亲里外的事,都得我管,所以陪客都不能好好的陪。”过有才笑道:“不要紧。贾先生和闵总长是……”贾舅老爷道:“闵太太就是家姐。”过有才道:“哦,是舅老爷,失敬失敬。”贾舅老爷道:“我对于敝亲的事,可以做全权代表。过先生有什么话,尽管和我商量就行……”

过有才那里知道他郎舅内中的情形,就十分的信任,所有对闵良玉不能当面的话,以为在舅老爷面前,还可以隔子打炮,倒一五一十地直说了。因对贾舅老爷道:“不瞒阁下说,这笔款子,我们也不打算领到。因为闵总长特意找着兄弟,说愿帮屯垦使的忙,总可以想法。只要我多领少到手,事就好办了。兄弟原不知道什么叫多领少到手,后来闵总长说:领款的人,若是得五千可以出一万的收条,那五千就由发款的人落下了。款子虽不重要,经手人为着这重大的回扣,那怕特别想法子呢,他总要办成的。兄弟到京里来,原是屯垦使差来了办一点私事的。领款的话,就没有想到。叫兄弟担负这大的责任,出对折的回扣,实在有些不敢。后来一想这西藏的军饷,要正式支领的话,恐怕十年也领不到一月。如今有钱领,正像捡到的一般。捡一个是一个,怕什么大扣头,于是就斗胆答应了,可以照规矩出对折。后来闵总长又说:这款子实在不重要些,叫兄弟认个倒四六折。收条出十万,实收四万,兄弟既抱了捡钱的主意,所以也遵命了。这两天蒙闵总长关照,和杨总长接洽了好几回,事情是有希望,不过杨总长还嫌扣头少些。兄弟一想,敝处有什么看不破,请舅老爷对总长说一说,改为倒三七折吧。”贾舅老爷道:“这样说阁下并不是到京来领款的吗?”过有才道:“不是领款的。”贾舅老爷道:“既然不是领款,何以谈到这个问题呢?”过有才道:“因为敝垦屯使有一封信送给闵总长。闵总长知道兄弟在北京的寓所,便将兄弟传见。问兄弟自西藏来,西藏的军费,有多久没有领了?兄弟就说:有三四年没有收到了。闵总长听说,就教了兄弟领款的法子,所以进行到现在。”贾舅老爷一想,

这样说来,分明是我姐夫在外面拉生意,他必在里面大大的捞一笔。见财有分,我岂能让你一人发财? 口里说话,心里已打好了算盘。便道:“阁下人极老诚,兄弟乐于帮忙,只要能争得一分,兄弟总多尽一分力量……”

过有才道:“舅老爷能这样帮忙,我是很感激的,多少扣头,都不计较,只要有钱到手就是了。”贾舅老爷见他又老实又好说话,心里十分欢喜,满打算发一笔大财。便道:“既然如此,我们就去见解厅长。”马上打了一个电话,给解豹三姨太太家里,约好解豹在那里等,于是同坐了一辆汽车前来。

这边解豹,早按杨心田嘱咐,照规矩办理,当时出来接待,很是客气。因对过有才道:“你老哥既是从西藏老远地到这儿来,我们就是无法可施,也要想点法子。现在兄弟仔细筹划了一下,可以筹出十五万款子,汇到西藏去。不过里面有一层困难。就是这是一笔小外债,共是四十五万。前任总长,从中挪了三十万用了,并没有正式出账,如今只剩下这笔尾数,还存在银行里,若是要用的话,必得把四十五万的总数都承认了,才拿得出来。不过部里若是承认,有收入,必定要有支出。就径开贵处四十五万的报销,然后收支两抵,才能付款。不然的话,部里只好让这笔款做为悬案,慢慢地和银行里办交涉,是不敢动的。此外,也没有别的款子,可资挹注。”过有才踌躇了一会子,说道:“部里这样和敝处想法,敝处当然遵命办理。不过敝处开了四十五万的收据,结果只能收到十分之一的款子,恐怕屯垦使不能相信。西藏到北京,路途又远。兄弟要将内中情形,慢慢地说明,实在也很费事。”

解豹听了过有才的口气,知道他是怕在三十万消除之外,还有折扣,所以有这样的误会,便笑道:“我们既同办一件事,当然用不着说官话。本来呢,向来付不关重要的款子,有四六或对成的折扣。不过尊处能出四十五万的收条,就为敝部解决了一件悬案。我们总长,虽一文不染,可是少了一笔三十万的冤枉亏空。所以杨总长和兄弟说了,这次拨尊处的款项,不要什么折扣。就是兄弟个人,也愿帮一点